

## 【云次方/互攻】荒谬家规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766415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7664156>.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声入人心 | Super-Vocal \(TV\)](#)  
Relationship: [云次方 - Relationship](#)  
Character: [阿云嘎](#), [郑云龙](#), [安东尼奥](#), [Michael](#), [怀特](#), [Queen](#)  
Additional Tags: [互攻](#)  
Stats: Published: 2020-11-22 Words: 4709

## 【云次方/互攻】荒谬家规

by [Lilyyyyysroom](#)

### Summary

怀特与安东尼奥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回本家要争家产，努力工作还不够，带着情人循荒谬家规激情造人是更重要的事。

### Notes

预警：

铁血的朋友！快点离开这里！！

这是一篇有实质行为的护工文——不是你上完我、我上你，而是，你上我的时候、我也正在上着你。

全都是车，车速一般，但用词粗鄙完全不能播（不许骂）。

两对：

怀特x Queen

安东尼奥x Michael

Queen和Michael是双，（啊呸我是大变态我先骂了），两对同一空间里同时啪啪啪，不换、也不（太）看，本质还是谈恋爱。

安东尼奥牵着Michael的手走到别墅门前，取出钥匙却没有立刻开门，除了上一次在夏洛克的诡计里栽了大跟头，他已经很久没露出这样苦恼的表情。

“亲爱的，”Michael仿佛不记得安东尼奥支支吾吾跟自己说的荒谬“家规”，看着情人紧拧住的眉头，他的眼神温柔中带着几丝狂热和痴迷，“没关系的，我们进去吧。”

“不要露出郁闷的表情，好吗？”Michael往安东尼奥身侧靠过去，偏头轻轻吻他的眼睛，“我会帮你的。”

说着便拿过钥匙、拧开，回头冲着安东尼奥笑了笑，解开三件式西装外套的纽扣，推门便向内走去。

安东尼奥被拉着进了门，在反手关上门的瞬间、唇角轻轻地向上扬起。

一位基金经理和一位诗歌文学教授、同性恋者，生理心理都很健全的成年人，他们自诩也算见识过市面，但在星期六上午十点、富贵逼人的别墅客厅里，看到一个漂亮到几近妖异的男孩子被绑在壁炉旁边的钢制十字架上、仿若受难的耶稣，这景象确实是个不小的冲击。

更何况这个男孩子还很有名，即使他们不怎么关注娱乐新闻，也听自己的下属或同事聊起过这位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天才作曲家”、“乐于诱惑魔鬼的天使”等等听了让人倒牙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虽然手臂和腰肢缠着酒红色的尼龙绳，但得益于一双长腿，他还可以赤足踮脚站在厚实的羊毛地毯上，如果这位艺名为“Queen”的男孩的下身穿着哪怕一条内裤，Michael也会尽量从容地和他聊一聊成名曲《White Queen》歌词中的诗歌引用灵感。

屋外阳光不错，但客厅的落地窗被厚实的窗帘盖得严严实实，被金色的阳光映照着、深紫色的天鹅绒映在室内变成暧昧的酒红色。

Queen长得非常漂亮，或许是年纪还小的缘故，脸庞白皙、线条柔和，银色西服外套敞开，里面是白衬衫，被汗水打湿胸口、乳尖硬涨，但露在外面的肉红色阴茎和白皙肥软的腿较之更惹人眼球。

“你们来啦……嗯、啊……”Queen本来是半垂着头，现在抬起来微微一扬眉算是打招呼，客气话还没说完，他的腰向上猛地窜了一下，在空中徒劳地扭摆，“不、等、怎么会……哈……啊……”

可惜他一步也走不开，只能在完全陌生的两个人面前高潮。

因为安静，细小的水声现在变得异常清晰，Queen并没有射精，只有腿间泛起湿痕，安东尼奥和Michael走进看——啧，尿道被纯银的领针堵住了，下面的穴里塞着颗跳蛋，电池尚未耗尽，还在高速震动着，内穴的软肉激烈蠕动，似乎是在推拒，又似乎是要更多。

Queen的脸上泛起潮红，眼神对不上焦似的、愣愣地望向屋子正中的水晶灯，浑身颤抖到反射性地挣扎起来，尼龙绳在手腕和腰间勒紧，白生生的皮肤上留下几处红痕。

Michael看得有些惊讶，但旋即也顾不上了——安东尼奥的手指隔着裤子揉按着他的会阴，他不自在地夹紧大腿，反而将那两根手指挤到阴蒂正上方，“唔……”，身体或许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性事，已经迫不及待地分泌热液。

安东尼奥挑了挑眉，算是对情人这么快进入“状态”一个惊讶的表达，在Michael垂下眼推了推黑框眼镜时，安东尼奥另一只手从后托住他的脖颈，唇舌交缠。

“哥哥，开始之前至少把我的位子让出来。”冰冷的嗓音响起。

怀特在旋转楼梯上、正端着一杯红茶往下走，大衣只是搭在肩上，内里是花呢西装和酒红色马甲、衬衣，可能因为领针在“别的地方”，丝质领带只是潦草地挂在脖子上。

他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甚至与配饰颜色呼应，似乎忘了今天全部的日程安排不是参加某部新书的签售会，而是就在这里、在安东尼奥和他的情人Michael性交的同时，和Queen上床，一次次、直到他怀孕。

“怀特，在这个见鬼的空旷客厅谈什么位子呢？”安东尼奥双手环住Michael肩背，让情人把

下巴埋在他肩头，想到什么突然笑起来，“你也知道妈咪的臭脾气，请给我一个地方，让我们彼此既能够看到发生了什么、又不至于以后尴尬到无法见面。”

他一边说着话，揉按在Michael下身的动作却也不停，在感受到情人下身开始颤抖甚至挺身回应时从容地拿开，动作优雅地解开袖口、脱去西服。

Michael的喉间咕哝出小声呜咽，像个吃不饱的孩子，却又没想好怎么求欢才不至于太过丢脸。

怀特随手放下茶杯，细瓷在大理石餐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明明声音很轻，却像是某场比赛的发令枪。

将昂贵的大衣和西服外套甩在地上，他单手指着客厅正中的皮质沙发、做了个“请便”的姿势就不再理会他们，专心走上前为Queen的快乐服务。

“亲爱的，你完功课了吗？”怀特探身轻轻吻了一下Queen被绳子磨红的手腕，右手伸下去拨开花唇、拿出跳蛋，感受到手心整个被喷湿，向上摸，嗯，阴茎很干燥、因为被堵住还亢奋地挺立着，他奖励地吻了吻Queen的头发，“好乖。”

Queen本来已经平静下来，或者说因为持续不断的刺激变得迟钝，听到怀特带着笑意的夸奖，又再次颤抖起来。

“先让你舒服一下，好吗？”怀特温柔地询问，却并不需要回应，解开尼龙绳，帮Queen脱下西服和衬衫，单手握住Queen的两个手腕引着人转身，“扶住。”

Queen反射性地举高双手握住钢架上端、塌腰翘臀、微微分开双腿向后做出求欢的姿势，肉穴并未立刻被填满，只听见尼龙绳向后猛甩带出的风声，随后——

“啪！”

声音清脆响亮到被安东尼奥压在沙发上吻得晕头转向的Michael都支起上身，仰起头顺从地任安东尼奥的唇齿在脖子锁骨边肆虐，喘息着问：“嘿，你弟弟在打他。”

“不不不，这只是他们的爱好，”安东尼奥抬起头，对上Michael略带同情的目光，他暗暗皱眉，伸手脱下他的衣服，凑上前摘下眼镜，隔着这个距离想必高度近视的情人不会再滥用过剩的同情心。

他的嘴唇凑过去、缠绵地亲吻Michael的眼睛：“Queen喜欢怀特这样对他。Michael，多看看我好吗？”

就像半年前他从夏洛克的刀子下逃开、衣衫不整潦倒落魄的醉倒在路边被Michael带回家一样，安东尼奥迷恋也深恨着他的“白马王子”过剩的同情心。

Michael屡屡被抛弃的故事也许会让善良的男女心怀怜悯，但精明的安东尼奥看得出，他是在追求甚至引诱可怜的人们坠入更加可怜的深渊。

他酷爱悲剧、迷恋失序，却又因为自己是个中产家庭的白人男孩而天生幸福，他病态的同情心蒸腾着、驱使着他去拯救每一个失落的灵魂，哪怕是用肉体。

当晚安东尼奥在Michael的床上醒了酒，并在自己的故事讲到一半时就把鸡巴送进了Michael的身体里。

虽然Michael乐于关照一切可怜的人，但他此刻确信，世界上不会有比皱着眉撅着嘴的安东尼奥更需要他的拥抱的人了，Queen后背上的红痕已经被忘到天边，他只是顺从着安东尼奥的手脱下自己的衣服、除去鞋袜。

安东尼奥一边吻着情人的胸口、腰腹，一边脱下裤子、露出狰狞的肉棒，一切就要开始，Michael还得操心：“你的腰还不舒服呢，”拉着安东尼奥躺在沙发上，自己翻身骑坐在他的腰间，“我来吧。”

安东尼奥躺着、脑后枕着Michael塞来的靠垫，正对上怀特偏头递来的似笑非笑的眼神，应该是在询问：“哦，腰不好啊？”

这边Michael可顾不上，他正专心扶住安东尼奥的下身，双膝跪在两旁、用左手拨开阴唇、腰部下沉，肉穴乖顺地张开、收缩、把熟悉但始终难以适应的硬热一点点吃进去——

安东尼奥只好扶住他的腰，大发善心地控制着向下的速度，顺便庆幸至少Michael背对着客厅，无法再看见Queen湿漉漉的眼睛了。

行不行的，该知道的人知道就足够了。

其他人其他事对他来说都不再重要，关键是Michael湿热的内里将他的肉棒裹得很舒服，仿佛紧紧地拥抱着他的心。

当Michael完全坐到底后，他修长的脖颈不受控制地扬起来，仿佛是体内的所有空间都被填满，强烈的快感甚至引发恐惧，“呃唔……哈、Anton！”

安东尼奥是成熟体贴的情人，而亲昵的“Anton”就是可以耍顽皮的孩子了，比如刚刚他就在Michael试图起身吐出一部分肉棒时握住他的腰、猛按向下——

在床上安东尼奥会把绅士和慷慨随着衣物一同脱下，抽动的节奏是他来确定、挺进的强弱Michael只能承受，安东尼奥惬意地躺在沙发上，柔软扎实的填充物支撑着两人，他只需要大腿用力、等待Michael一次次无助的坠落，被他的性器楔入。

一向在课堂上为学生朗诵十四行诗的教授，现在只能从喉间溢出呻吟，对学生不吝夸奖与鼓励的他对爱人也很慷慨：“Anton……对、你好棒……好舒、舒服……再进来……啊……顶我这、这里……”

也许是他看上去实在不像能甩开脸叫床的人，清亮的嗓音乍然响起来，倒把正数到第十五鞭的Queen吓了一跳，就是这一下，他忘了报数，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下身也同时传来微痛、随后更有因痛觉诱发的激烈快感——

怀特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毫无预兆地滑入阴穴，手指抽动时一次次用带锐角的尾戒狠狠地捻过阴蒂，那指甲盖大的一小块软肉密布着神经，如实地传递给大脑，召唤着人防御的反馈机制，Queen全身颤抖、双手几乎抱不住钢架，大腿收紧夹住怀特骨节分明的大手，却似乎适得其反——尾戒被压得更紧。

而身体的反射动作也给Queen惹了大麻烦，怀特在肉穴内抽动的手指猛地拔出来，让Queen难耐地哼叫了一声，随后他的嘴被带着体液的手指堵住，怀特张口提了第二个要求——“舔干净”。

他腾出左手解开右臂上的衬衫袖箍——酒红色复古波点、银色锁扣，Queen巴掌大的脸埋在怀特手心，驯服地张口含住两指、模仿着口交的动作吮吸、舔吻，伴随着轻哼与呻吟。

Queen喜欢怀特的手，他第一次接受论坛报社的采访，这位希斯曼先生习惯非常老派，大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厚厚的皮面笔记本和钢笔，对着手写的“鬼画符”提纲抛出一个个深刻却又让他为难的问题。

在察觉他灵感匮乏和思绪迷惘时，怀特更技巧性地逼他正视问题、作出回答。金丝眼镜后深沉明亮的双眼给年少成名的摇滚巨星带来几近窒息的压力，而他也不得不正视那些惶恐、自傲、骄矜、厌世，直至坦诚地与自己和解。

采访中途，他去洗手间才发现，压力和羞耻不仅让他出了一后背冷汗，更让他情潮澎湃，身下小口里流的水要两张手帕才能擦干净。

那么采访结束后，他在录音室认了主人，操着一副好嗓子浪叫了几小时、也并不是什么太让人诧异的事了。

“宝贝，刚刚你数错了。”怀特抽出自己的手指，不理睬Queen探出口腔的舌头，解开袖箍在他的脑后往前一束，酒红色的布料将Queen的皮肤映衬得更加白皙，透着稚气的兔牙卡在银色卡扣上，被迫张着嘴、口涎顺着侧边淌下来。

Queen说不清话也不敢说，只是点点头，用颧骨蹭了蹭怀特的掌根，随后怀特将Queen的手臂再次束在钢架上，抬起他的左腿搭在臂弯，揭开皮带、拉下拉链，向前猛地挺身——

“唔嗯！”Queen的双手猛地挣动一下，又脱力地靠回去，怀特总是让他高潮后才开始自己的动作，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他已经够湿、不会受不该受的伤，另一方面，怀特总乐于让他崩溃、在快感多到身体无法负荷变成痛感后，他渴痛的身体就会产生更剧烈的快感。

比如现在，跳蛋让他的内穴湿润抽搐、不停分泌的体液顺着大腿内侧往下淌，带着皮肉泛起痒意，“唔……呃、呃啊……”，粗大的性器毫不怜悯地撞开抽搐绞缠的穴肉，闯进一个陌生的深度，抽送、捣弄、大手握着他的腰一次次迎合着挺送。

或许让他带着类似口球的東西也不错，Queen随着怀特的动作挺起腰又落下的间隙也在想，毕竟一开始还没被操，他腾红了脸选了“骚货”这个不文雅不体面的词做了安全词，但现在——

“嗯、呃……嗬啊！”

怀特的鸡巴太大、太能操、给他的高潮太多，被操成每次写歌唱歌都想着他的鸡巴的“骚货”，也实在是情有可原吧！

也许是佣人离开时没有耐心地拉好窗帘，阳光抓住了某个刁钻的角度照进来，他正好能看见、看见Michael被汗水打湿的及肩发，背后的蝴蝶骨随着动作隐入肌肉又浮出，带着一颗颗汗珠——

Michael此时只是情欲海啸中的一艘船，安东尼奥是摇撼他的狂风、颠簸他的巨浪，他溢出的汗水带着海岸的咸腥，他的情人在他的身体里驰骋，深邃的眼睛变得更黑、更亮，看着他更专注、更加野心勃勃——

这一刻，Michael没有在安东尼奥的眼睛里看见熟悉的忧郁。

只是这一个发现，胜过安东尼奥的冠状沟狠狠碾过G点带来的肉体快慰，Michael颤抖着俯下身，顺从后腰和大脑皮层共同炸开的、烟花般绚烂的快感，紧紧环住安东尼奥的头，让他圆滚滚的兔牙在自己的锁骨边啃吻，两个人紧紧拥抱着、迎接高潮的到来——

穴肉剧烈蠕动、几乎是挤压着精液射出，随后又贪婪地锁住。

Queen确认自己看见了，看见安东尼奥握住Michael肩膀的指尖用力到泛白，Michael在颤抖、他们一定是高潮了！

不行、怀特本就是弟弟、回家族的时间又短，他们要快点、不能让安东尼奥再得到更多，他们得……

唔、等一下、怀特又顶到那里、不、不行，每次他这样干，不到十下他一定会……九、八……啊对、要这样、怀特的动作更快、更重、更爽，对，就是现在——

怀特连续不断的顶弄像初春融化的冰河，越来越满、快感从下身涨上来、蔓延至全身、让他颤抖、惊慌、又因为被掌控而乖顺地放弃抵抗——

“唔……嗯啊！”束带、尼龙绳和马眼里的领针都被取下，Queen再次挺腰、穴内绞紧、双手攀住怀特的肩膀，“唔……怀特……”

被怀特揽住、随着动作蹬踢的小腿也悄悄蹭到怀特后腰，脚跟抵着、是在要精液射进来。

怀特只好挺腰把Queen整个抱起来，转身走到餐桌旁边，把人稳稳放下、抬起双腿，再度插进去、抵到深处的小口子边、释放。

随着液体一股股敲在体内深处，Queen嘴角向下抬眼睛看人，似乎做出了“委屈”的表情，但表情很满足、凑到怀特耳边说的话也很动听：“怀特，我喜欢你给我的高潮。”

说完，他又补充道：“我也喜欢你。”

好像酣畅的性事之后，人们会暂时把尊严和羞耻放到一边，愿意赤裸着身体更赤裸着灵魂说一些示弱的情话，比如Michael正伏着安东尼奥的肩膀，凑到他耳边说：“Anton，我突然发现，你的快乐比郁闷更让我‘性’致盎然。”

他边说边眯着眼睛笑起来，略长的头发被别到耳后，手又伸到下面，轻轻揉捏安东尼奥的囊袋，有点焦急地催他：“我还想再要一次，这次不是因为我想帮你，是因为我真得很爱你，好吗？”

安东尼奥没办法不答应他。

怀特也在赞叹Queen的坦诚和远胜于自己的勇敢，并打算给他更好的高潮作为奖励。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